

宋論卷七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巋然以永定而

不可復亂矣。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

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
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
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
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
脆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
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
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卽逢貶竄羣小揣
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
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
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

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
於廷而微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
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
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
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撓
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
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
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眾正
升因其欲燬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
怒張之氣以蒞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

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旣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援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輟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

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
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
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
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
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
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
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
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

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盜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廢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

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
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了謂之導君以驕奢唯
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
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
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
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
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
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楊抑且橫征別出夫嚙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
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

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
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
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
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
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
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
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
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
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
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

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州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登觀臚列租稅之所登

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訥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誦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惛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誅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淫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部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

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
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
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
非山椒水渼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
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
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厯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
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
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擣而
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

二□□內而□□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

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儼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

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
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
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
后之殂又七年矣□□□□帝一日不得□□則此七
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旦晝雖陰而以炤物
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蒞眾其能俾
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唯其所
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
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貽無所憚而有委罪之
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

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
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
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
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
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
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
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
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
主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
之仁而不掠美以歸□□之□□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